

不願做奴隸的人



# 不願做奴隸的人

孟庆增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5年·呼和浩特

# 不願做奴隸的人

孟庆增 编写

---

內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新城西路凤街28号)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內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字数:100千字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frac{11}{16}$  插页:2

1965年5月第一版 196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

統一書號: 10089·231 定價: (3)0.42元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蒙古族浩斯巴依尔同志的家史。

浩斯巴依尔解放前是翁牛特旗公爷府的世袭奴隶。在万恶的人吃人的旧社会里，他挨打受气，饥寒交迫，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甚至几乎被处死在“天灯”杆上，受尽了王公贵族、奴隶主、地主的摧残和凌辱。为了求生存、争自由，他曾经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和反抗，但是都未能摆脱奴隶的命运。只有当他接受了革命思想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和蒙汉阶级兄弟們在一起，积极投身于翻天覆地的革命风暴，他才翻身得到解放。

在翻天覆地的革命风暴里，浩斯巴依尔同志始終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经过严峻的阶级斗争锻炼和党的培养，他的觉悟很快提高，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历任村长、支部书记等领导职务。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里，浩斯巴依尔同志又按党的指示积极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关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一直保持着踏踏实实，艰苦奋斗，不断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本色。

本书共分十五章。它可以帮助我們了解蒙古民族劳动者解放前怵目惊心的奴隶生活和解放后的幸福日子；告訴我們蒙古民族人民的利益是和中国革命的利益完全一致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全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蒙古民族的解放；同时也給我們介绍了一位踏踏实实，艰苦奋斗，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不断革命的、一直保持着无产阶级战士本色的学习榜样。是一本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活教材。

## 目 次

|      |                |         |
|------|----------------|---------|
| 第一章  | 辛酸的童年·····     | ( 1 )   |
| 第二章  | 有“罪”的奴隶·····   | ( 13 )  |
| 第三章  | 点天灯·····       | ( 24 )  |
| 第四章  | 到天边儿去·····     | ( 37 )  |
| 第五章  | “无人管辖的地方”····· | ( 46 )  |
| 第六章  | 死亡线上·····      | ( 57 )  |
| 第七章  | 货郎的生意·····     | ( 70 )  |
| 第八章  | 红山火种·····      | ( 87 )  |
| 第九章  | 堵窝掏狼·····      | ( 104 ) |
| 第十章  | 奴隶们，起来！·····   | ( 116 ) |
| 第十一章 | 初春的日子·····     | ( 127 ) |
| 第十二章 | 血染梅林地·····     | ( 137 ) |
| 第十三章 | 阔步向前·····      | ( 148 ) |
| 第十四章 | 进北京·····       | ( 157 ) |
| 第十五章 | 革命家风世代传·····   | ( 165 ) |

## 第一章 辛酸的童年

茫茫无际的雾气，从高空压下来，像一块灰布似的蒙上了黄沙垞子。远处和近处的榆树梢头，在雾气中微微颤动，仿佛沉浸在渾浊的死水中。

几只烏鴉张着破碎的翅膀，在雾气中拍扑着，不时地“哇——哇”哀鳴几声，杂乱地盘旋一陣后，四散开去，不見了。忽然間，一个女人悲慟、嘶哑的哭声，从烏鴉飞走的地方断续地传来……

公爷府紧閉着的后角門，慢慢开了一扇。不多时，从里面閃出一个人来。他背着一个人，神色慌张地四下望了望，急忙钻进对面半人深的荒草里。

他把背上的人轻轻放在地上，气喘了一陣子，心神无主地說：

“浩斯巴依尔，可怜的孩子，怎么办？……”

“回庄亭子，不能死在他們手里！”浩斯巴依尔坚定地說着，支撑起剧痛的血身子，向前爬动，“烏力吉白音大叔，我永远記住您的恩德……”

烏力吉白音楞眼看着这个血迹斑斑的孩子，泪水油然夺眶而出。他不敢久站，抹了把眼泪，胆战心惊地溜进后角門里去了。

浩斯巴依尔在荒草里爬行。爬啊，爬啊，草尖扎刺着他渾身的伤口，沙子揉进他滴血的肘腕、膝盖……他爬不动了，扭过头来向后看去：

公爷府，像一头凶猛的怪兽，卧在那里喘息；公爷屋里的灯火，像怪兽的两只眼睛，閃射恶光，逼視着浩斯巴依尔。

浩斯巴依尔不由得打了个冷战，竭尽全力地支撑起胳膊，拖着身子和两条腿，一步步地向前爬……“后面有人追来了，你这个死貨！”他这样鼓励着自己，使自己爬得再快些。

爬啊，爬啊，那女人哀痛的哭声响在耳边了。“天底下还有比我苦的人嗎？”浩斯巴依尔正这样問着自己，右手突然按住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东西一滚，把他摔在了地上。他喘息着定睛細看，原来刚才按住的是一个人的头骨！啊，身边还有已经腐烂的尸体！他明白了，原来是爬进了黄土坑。

黄土坑离公爷府只有八里路，地主家死了长工，公爷府死了奴隶，都拖进这里，任凭鷹叨狗啃。从这儿飞走的鷹，眼睛是綠的；从这儿跑出去的狗，眼睛是紅的。

“你到这儿死来了？”浩斯巴依尔暗自生气地咒罵着自己，返轉身子爬出黄土坑，順着坑沿向南蠕动。

女人的哭声嘎然止住了。

黑暗中，浩斯巴依尔见有两只恐惧的眼睛闪动，霎时，那两只眼睛又消失了。“哎呀——”，随着这声惊叫，平地站起一个披头散髮的女人，向公爷府逃奔而去。

浩斯巴依尔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直挺挺地卧在坑沿上，心脏咚咚跳动着。这时候，他想了许多事情，竟而自问自答起来：

“你今年十几岁？”

“十六岁。”

“今天是……？”

“问过烏力吉白音大叔，是旧历六月十三。”

“天下为什么有公爷又有奴隶？”

他答不上来。

“不做奴隶不行嗎？”

他想說行，又想說不行。为了寻求这个答案，十六岁的浩斯巴依尔把往事翻将出来了……

他八岁那年，是进公爷府的年龄，因为他刚出娘胎，翁牛特右旗公爷府的奴隶簿子上就有了名字。他家是公爷的世袭奴隶，已经当了几辈子，如今輪到浩斯巴依尔到公爷府服役了。

阿媽是个在公爷府受过罪的人，奴隶的苦难生活摧残了她的青春，只落得滿身疾病，才三十多岁，手脚就失灵了。她怕唯一的、心爱的儿子进公爷府受罪，便把浩斯巴依尔留在庄亭子給营子里几家汉族地主放猪。

地主有苛待长工的手段，更有榨取蒙古奴隶血汗的办法。一天正下着瓢泼大雨，阿媽領着浩斯巴依尔找东家想討点工錢；地主刘大头对他們母子說：

“下这么大的雨不回家，蹲在我的門口干啥？嗯？”

“东家，沒吃的了，求求东家，可怜可怜我的孩子。”阿媽哀求着，拉过儿子一同給地主磕头。

浩斯巴依尔磕了一头，推开阿媽的手，从石台阶上跳将起来，理直气壮地說：

“我給你家放猪三年，一个大錢沒給，今天該算算帳了！”

阿媽忙把儿子藏在自己身后，滿脸堆笑地說：

“孩子不懂事，孩子不懂事……”

“我啥都知道！”浩斯巴依尔推开阿媽，上了另一級台阶，“看我們穷人好欺負呀？”

阿媽一把将儿子扯下台阶，打了两巴掌，忙陪着笑脸說：“孩子两天沒吃飯了，餓得頂不住了啊！你老人家……”

地主刘大头把搭在胸前的辮子甩向脑后，眼皮一沉，腮帮子一塌，拉着长腔长調說：

“你們蒙古奴隶，到年限不去服劳役，在我家平平安安地放猪，就該知足了！如果我要把这件事告訴給公爷府呢？”

他見这母子俩不走，向院里呼唤一声，揚长而去了。

随着他的呼唤，院里躡出五条大狗，一起扑向浩斯巴依尔母子。阿媽慌了，伸手去拦挡来势凶猛的恶狗，这些恶狗，

疯了似的围住母子俩前蹿后跳。阿媽怕狗咬坏了儿子，不顾一切地空手招架。当一只黄狗在儿子屁股上下口时，她忙用双手去捂盖儿子的屁股。可怜啊，五条大狗一齐扑将上来，咬烂了阿媽的十个指头，咬烂了浩斯巴依尔的屁股，石头台阶被血染红了。

那塌腮帮子地主，洋洋自得地站在上房門前，奸笑着罵道：“不知好歹的东西，生就的奴隶骨头！”

没过三天，十一岁的浩斯巴依尔被公爷府的家兵拖走了。

来到公爷府的大門外，家兵喝道：

“爬着进去！”

昏沉沉的浩斯巴依尔睜开了眼睛。他眼前是一道长长的石条台阶，順着台阶向上看，啊，好高的台阶呀！他好奇地数了数，共計十三級。十三級上面聳立着高大的門樓，两扇敞开的褐色大門上，釘着饅头似的大銀釘。浩斯巴依尔两眼发花了，仿佛自己已置身于一头怪兽的唇边，他瘫痪在地上，全身突然颤抖起来……

“爬！你这犯罪的东西！”

浩斯巴依尔轰赶着叮在屁股上的蒼蠅，慢慢轉动一下身子，向左右看了看，他暗想：为什么要爬着进去？来回过往的奴隶，都是用脚走路呀！他弄不明白这些事，也不想弄明白这些事，于是站起身来，忍着屁股上的伤痛，一步一停地走上十三級台阶。当他直起身子往里走的时候，脚下飞过一

个絆子，将他絆倒了，“噗通”一声跪在青石地上。浩斯巴依尔由下往上看去，使絆子的这个家伙穿着黑皮靴子，紫緞袍子，銀壳刀子从青緞馬褂里垂下。再往上看，是一张蜡黄的脸，两个凸起的尖颧骨上閃着油光。他那两只焦黄的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直視着自己。

浩斯巴依尔不敢与他的眼光相对，只得一步步地向前爬。

他向前爬，那双黑皮靴子也向前迈动。

他用眼角偷偷地順着黑皮靴子向上看，那紫緞长袖口里垂下的皮鞭鞘头在晃，开始碰撞耳朵了。他不敢看了……

他爬到二門的时候，皮鞭鞘头碰了一下耳朵，“嗚”的一声掄了起来！

浩斯巴依尔随着响声揚起脸来，用目光去捉捕掄鞭子的手，准备躲閃。

突然，握鞭子的手被另外两只手擎住了。跟着是一句討好的話：

“老爷，奴才把馬备好了。”

穿紫袍子的家伙接过馬韁，踏上浩斯巴依尔的脊梁作上馬石，攀鞍紐鐙上了馬，一面恶狠狠地說：“今天算是便宜了你，等着吧，野奴隶羔子！”揚鞭策馬走去。

浩斯巴依尔的嫩骨头哪禁得住这一踩，惨叫一声，再也不动弹了。

“孩子，可怜的孩子……”这馬人抱起浩斯巴依尔，低

声呼叫着。

过了好一会儿，浩斯巴依尔才喘上一口气来。他望着这个陌生的好心人；望着望着，鼻子一酸，“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孩子，别哭，我是喂马的奴隶，乌力吉白音……不许哭！”乌力吉白音怕惊动公爷，忙捂住浩斯巴依尔的嘴。“刚才踩你的那人是府里的大管家，叫敖日德格，以后千万不要惹着他呀！”

乌力吉白音抱起浩斯巴依尔，来到西院奴隶房，把自己里面穿的青布破褂子脱下，给浩斯巴依尔穿上，又让他喝了一碗滚热的开水。

浩斯巴依尔从来没见过这么善良的人，他跪将下来，给乌力吉白音磕了一头，喊了声“阿爸”，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哭得好伤心啊！此时，他想起了阿妈，仿佛又是在阿妈跟前，承受着拂爱。

乌力吉白音叹息着，给浩斯巴依尔擦去眼泪，嘱咐道：

“苦命的孩子，敖日德格问你的时候，你就说会喂马。记住了？”

“记住了，我和阿爸在一起。”

天近中午，有人在窗外喊道：

“浩斯巴依尔，见公爷去！”

乌力吉白音听出是敖日德格的声音，应了声“喳”，搀扶起浩斯巴依尔，走出奴隶房。他们穿过二门，来到一座凉

龙脊的大瓦房前。

敖日德格在廊檐下停住脚步，弯腰向屋里回禀道：

“公爷，我把小奴隶带来了。”

“进来。”公爷旺卜仁欽的嗓音。

敖日德格推門进屋去了，烏力吉白音拉了浩斯巴依尔一把，在門外跪下。

“公爷，小奴隶請罪来了，公爷开恩吧！”烏力吉白音說。

“叫什么名字？”旺卜仁欽問。

“公爷，他叫浩斯巴依尔。”烏力吉白音听不見浩斯巴依尔回王爷的話，馬上替他回答。

“一个臭奴隶羔子，也叫这么好听的名字？”旺卜仁欽說罢，用鼻子哼了两声。

“公爷，这孩子会喂馬，要是能跟我一起喂馬……”烏力吉白音趁此机会說。

“你是什么人？”旺卜仁欽恼火了，“多嘴的奴才，滚！”

“喳！”烏力吉白音退去。

“抬起头来！”

浩斯巴依尔早就想抬起头来，看看公爷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不等旺卜仁欽的話音落下就直起了腰，抬起了头，睜大了眼睛。

公爷看着他，他也看着公爷，眼光不躲不閃。“哈，公爷就是这样呀！煞白的大胖脸，像雨后牧場上长出的馬糞

包<sup>①</sup>；那两撇上翘黑鬍子油光瓦亮，秃上去的头頂也是亮的；他穿的是紅紫色的花袍……不是有人說他穿蟒袍嗎？噢，在东牆上挂着。跪在公爷身后給公爷梳头的女奴隶，把編好的辮子，搭在公爷肥胖的肩头上……公爷还让别人梳头啊！”浩斯巴依尔心里这样想着想着，不由得在幼小的心灵里升起了冲天的怒气，这怒气直冲击着他稚弱的胸膛，脸色忽然变得惨白了。

旺卜仁欽一直在眯着眼睛端詳浩斯巴依尔：黑眉亮眼，透着一种特殊的灵气；脸儿應該是圓的、胖的，現在却是長的、瘦的，沒有血色。他把浩斯巴依尔和身旁站立的十岁左右的女孩作了一番比較，滿意地点了点头：这对儿童男童女倒也班配。說道：

“換衣服去吧！”

浩斯巴依尔穿上了新袍子，和女奴們一樣，每天从早到晚在公爷屋內垂手站立，低着头，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主要的差事是給公爷端尿盆。

第一次端尿盆就惹得公爷大为不快。这天傍晚，公爷說要小便，浩斯巴依尔到外边拎来尿盆，放在屋地上。旺卜仁欽怒道：

“端着！”

另一个女奴端灯来到旺卜仁欽跟前，埋下头去。

浩斯巴依尔見此情形，只好端起尿盆。

---

① 馬粪包，比蘑菇大些的一种菌类植物。

又一个女奴走过来，伺候公爷小便。

一股烈性的骚味，钻进浩斯巴依尔的鼻子，冲进肺管。他一阵恶心，险些呕吐出来。那端灯的女奴，因为端灯时埋头，头上的长髮竟被烫去了半面子。

旺卜仁欽最狠毒，不論什么事情，他稍不如意，摸点什么就用什么打，常常往奴隶脸上摔茶碗，或者往头上泼滚开的奶子茶。奶子茶烫人最厉害，烫在身上就要退去一层皮。

“公爷为什么这样狠？奴隶为什么这样苦？”浩斯巴依尔的心里填满了愤恨和不平。

公爷府里难熬的日月过了整整五年，浩斯巴依尔虽然已是十六岁的青年了，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却逐渐暗淡下来，失去了光彩；脊背上落满了伤痕。有些伤痕已经随着肌肉的发育消失了……

童年，該有多少希望和憧憬？然而，奴隶的童年却是辛酸苦涩的。

就是在今天——六月十三日的中午，浩斯巴依尔奉命哄着公爷的五岁儿子在院里玩。这孩子脖儿上带个护身的神盒子，走起路来游游荡荡，稀里嘩啦乱响。这小东西玩高兴了，往前一跑，被銀鏈子絆了腿，摔倒在地上，“哇哇”地哭起来了。浩斯巴依尔慌了，左哄右哄，怎么也哄不好。这几声哭嚎，像几声炸雷，轰击着公爷旺卜仁欽和福晋布热斯其格的耳鼓。他們疾速地来到院中，抱起心爱的儿子。

“来人哪！給我一件称手的东西！”公爷像牛似的吼叫

着。

大管家敖日德格跑上前来，递过一根木棍。公爷抓过木棍，掄将起来，劈头盖脸地暴打浩斯巴依尔。头上，腿上，屁股上，脊梁上，全打了，直到把木棍打断才住手。

他在血泊里躺了很长时间，待到夜幕吞去火红的晚霞时，才爬回奴隶房。……

夜深了，牧场、农田、沙丘，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黄土坑里的螢火在空中飘来飘去，忽隐忽现。臥在黄土坑沿上的浩斯巴依尔，心里翻翻騰騰，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啊！他又自問自答起来了：

“不做奴隶行不？”

“不行吧！奴隶簿子上有名字呀！”

“把名字撕下来不就行啦？”

“不知道奴隶簿子在哪鎖着哟……”

浩斯巴依尔异想天开地琢磨了好一会儿，还是无法摆脱奴隶的枷鎖，决心回到庄亭子和阿媽商量。

他順着坑沿向前爬，爬，爬过牧场，爬过沙丘，身后拖下一溜儿长长的血迹……

他在一个死水坑子旁边停下来，用手捧水喝了个够，神志顿时清爽了；一阵凉风吹过，感到很舒服，仿佛給周身增添了一股力气。他伸手攀住水坑旁的一棵小树的杈丫，試探着往起站立……他终于站起来了！

他折下一根树杈拄在手里，继续赶路。

此时，天空的乌云越来越浓，越来越重，跟着，一声响雷，一道闪电，大雨点子铺天盖地地砸下来了！浩斯巴依尔听着这雨点子打地的声音，竟以为是马蹄子声音了，愕然回头望去。

后面什么也没有，黑暗吞没了一切。雷电交加的当儿，把公爷府的褐色大门照得清晰可辨；那大门仿佛像怪兽的血盆大口，向外伸张着。

乌云翻滚，雨依然拍击着荒原，浩斯巴依尔在泥水的小路上艰难地挪动脚步……